

康定：溜溜城里的旧梦与新声

沿成雅高速一路向西，穿二郎山，跨大渡河，不过四个小时，便抵达跑马山下的高原名城——康定。

丙午盛夏，我与战友自驾重返阔别已久的康巴高原。从康定到新龙，自白玉至甘孜，再抵道孚，一路踏寻军旅旧迹，饱览高原盛景，瞻仰红色圣地。风光入眼，初心入念，感慨入怀。

下榻后，我们径直来到曾经工作、生活多年的甘孜军分区机关大院。眼前的办公楼、大礼堂、部队宿舍早已换了模样，唯有那排依然挺拔的白杨，似在无声诉说着往昔岁月。恍惚间，仿佛又听见当年教导队训练场上洪亮的口令声，脑海中浮现出机关干部们挑灯伏案的身影。一张张英武熟悉的面容掠过心头：江木参司令员、李雪峰副政委、谢绍全部长……太多太多熟悉的老首长、老战友，让人忍不住在心中默念：你们一切安好？

华灯初上，康定城瞬间变成了身着华丽藏服的“卓玛”。折多河水在彩灯映照下，宛若一条五彩彩带，百般妩媚、欢快地朝大渡河“飘”去。情歌广场上，身着不同民族服饰的人们围成圈，随着悠扬的音乐跳着踢踏、弦子，尽显高原“广场舞”的独特魅力。我们走进一家藏餐厅，要了一壶香浓的酥油茶，慢慢品味着过往的味道。

次日清晨，我独自登上跑马山。山上已打造了不少新景点：钢琴造型的“琴音台”、蜿蜒曲折的“云端走廊”、风情万种的“木雅藏族婚礼博物馆”……回到酒店，我把所见所闻告诉战友，他异常兴奋，说待改造完工正式开放后，无论如何也要上跑马山亲身体验，用心去贴近溜溜山上溜溜的云。

新龙：措卡湖畔的天空之境

次日前往新龙，出康定城便开始翻越川藏线上的第一座高山——折多山。这是检验身体状况、考验意志的首道“关口”。折多山垭口海拔4298米，许多喊着“此生必驾318”的旅行者，到了这里因高反不适留下遗憾。

翻过折多山转道S217线，便进入新龙境内。眼前草原广袤无垠，牦牛散于草甸，溪水缓缓流淌，野花成片绽放，远处传来阵阵山歌，帐篷里升起袅袅炊烟，好一幅“暖暖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”的诗意画面！

奔赴新龙，主要冲着措卡湖而去。措卡湖被称为“九天瑶池”，距县城约三十公里。这颗镶嵌在海拔3820米高山上上的“绿宝石”，恰同

一面“天空之镜”，森林和雪山形成的倒影，让人分不清哪边才是真实。措卡寺临倚湖畔，殿宇叠映水间，更添几分梵韵境幻。我坐在一仅剩躯干的杉松上，看着湖水里悠慢摆尾的鱼儿，波光中纯净娇嫩的水草，“镜面”下倔强不朽的古松柏，浑觉天地已融为一体，祥和安宁且圣洁自然。

白玉：吉祥盛德之地的虔诚与馈赠

白玉，藏语意为吉祥盛德之地，县城海拔3050米。这里风缓云柔，氧气充足，是川西高原难得的温润安然小城。

我对白玉有着独特感情。在连队时，一名叫顿珠的藏族战士与我很好。一天，他把用来装饰的白玉藏刀送我，刀鞘包银并嵌有几颗玛瑙，十分漂亮精巧。我好言婉拒，顿珠却一再坚持，说这是白玉人赠送给最好朋友的信物。话至此，我只好郑重收下，一直珍藏至今。

甘孜：洁白美丽之地的红色记忆

离开白玉，我们来到藏语寓意“洁白美丽”的甘孜。

我一直好奇，既称甘孜藏族自治州，为何州府不设在甘孜而在康定？后来才知，康定是原西康省的省会，是川藏“茶马互市”中心。1955年康定发生7.5级大地震，曾决定州府搬迁甘孜并先改了名，康定重建完成后，搬迁计划却搁置。简单来说，康定靠历史地位“定了居”，甘孜靠一段计划“留了名”。

甘孜有不少可供观赏的旅游景点，如白塔公园、依托格萨尔史诗文化修建的格萨尔王城……不过，我和战友还另有约定——去瞻仰朱德总司令和五世格达活佛纪念馆。1936年，红二、四方面军会师甘孜，格达活佛发现红军纪律严明、爱护贫困群众，于是组织僧侣和藏族群众全力支援。为此，朱总司令亲自前往白利寺看望格达活佛，两人一见如故，先后九次促膝长谈。厚重的历史展陈振聋发聩，先辈们的革命理想和坚定信念让人敬叹，格达活佛和藏族群众“雪中送炭”的故事经久流传。

道孚：藏民居艺术之部的英雄底色

驱车前往道孚，最先撞入眼眸的是素有“康巴阿勒泰”之称的玉科草原。藏语“玉科”意为美玉，这块深藏在崇山峻岭中的璞玉，森林、草甸、花海相融共生，除有阿勒泰风光的神韵，更谐康北秘境最纯粹、最迷人的野趣诗魂。

道孚素有“中国藏民居艺术之都”的美誉。一栋民居数年精造，一木一樨玄机巧妙，既承载着藏族先民顺应自然、因地制宜的生存智慧，也以百年不变的稳固与雅致伫立河谷。“崩科”（藏语意为神仙的居所）已成为道孚最靓丽的文化名片。

山河安宁的背后，总有忠魂默默守护。道孚的群山之中，曾藏着一段难忘的记忆。2010年12月5日，道孚县呷乌沟突发山火，甘孜军分区独立营官兵急速驰援。为彻底清除隐患，十五名官兵逆行灭点，不料山火骤然反噬，十五烈士的英魂永远留在了峡谷山间。青山之下追往旧事，同为老兵，百感交集。道孚不仅有玉科草原的秀美风光，也不只是“崩科”艺术的殿堂，更是一座汉藏团结、军民同心的英雄边城。

告慰：山河无恙，盛世如你所愿

返程途中，我们驻足泸定桥头。大渡河水波涛奔涌，恍惚间，又见硝烟四起，炮火撕裂河面，红军勇士用血肉之躯冲出一条通往光明的道路，把“红军不怕远征难”的光辉诗篇，永恒铸刻在了大渡河上那十三根索链。

古稀西行，唱《康定情歌》新声，探新龙措卡湖秘境，望白玉盛德之地，蹈甘孜红色足迹，醉玉科草原奶茶。昔日先辈尝尽苦寒，而今草木丰润，坦途通天，藏寨烟火燎燎，城镇旧貌换新颜，这里的人们尽情享受安稳生活的蜜甜。

“为有牺牲多壮志，敢教日月换新天！”面向肃穆的红军楼，我们悄声告慰：你们打下的江山巍峨壮丽，你们渴望的盛世太平就在眼前。

回到成都，我和战友不觉疲惫，兴奋未减。握手相约：有生之年，再上康巴高原，去看贡嘎日照金山、观海螺沟千古冰川、赏格聂花海云裳……

因名人辈出，绩溪声名远扬。亲至方知，这不过是一座人口仅十余万的小县城。县城清爽整洁，抬眼即见群山，是典型的山区小城。与古徽州其他地方一样，绩溪散落着不少知名古村。于匆匆过客而言，最负盛名的，当属龙川。

绩溪，在传统意义上，始终属于徽州。古徽州一府六县，绩溪位列其中。20世纪80年代后期，行政区划调整，绩溪从徽州地区划归宣城地区（今宣城市）。但地理位置无法更改，划入宣城的绩溪，距黄山市（原徽州地区）中心城区更近，反而离宣城市中心城区更远。

龙川距县城不远，隶属瀛州镇。游客服务中心上方，“中国龙川”四个大字赫然醒目。一个小小村落，敢冠以“中国”之名，这份底气与气魄，着实不凡。

村落凭何收门票？因其已成为景区。而景区之立，仅靠自然山水远远不够，更多仰仗人文底蕴。这里，是胡氏的聚居地。

绩溪胡氏，群星璀璨。历代以来，从政、从商、从学的胡氏名人，不乏巨擘。红顶商人胡雪岩、文化巨匠胡适，名头响亮；从政者更是不胜枚举。仅龙川一村，便走出过明代胡富、胡宗宪等政治人物。而让此地声名更盛的，当属祖籍于此的胡锦涛同志。

姓氏源流，纷繁复杂。绩溪胡氏分四支：“龙川胡”“金紫胡”“遵义胡”“明经胡”。其中“明经胡”又称“李改胡”，先祖为唐末昭宗李晔之后。朱温叛乱时，唐昭宗预感大势已去，将幼子托付给近侍、婺源人胡三公，嘱其带回老家避祸。为掩人耳目，胡三公将孩子改姓胡。相传，胡雪岩、胡适便属这一支。“龙川胡”的大本营，正是眼前这座村落。

假期短暂，行色匆匆，只能蜻蜓点水、走马观花。在绩溪逗留时间有限，无暇遍览他处，便以龙川为代表吧。

村庄沿小河而建，两岸称作水街。河岸以大青石与花岗岩砌就，水面清静如镜。若无游人打扰，村庄自有一份宁静。四周群山环抱，景致幽雅。据说，东晋年间在此定居的胡氏始祖胡焱，正是看中此地“东耸龙峰，西峙凤冠，南则天马奔腾而上，北则长溪蜿蜒而来”的风水格局。山明水秀，宜居之地，谁人不爱？于是，胡氏族人在此繁衍生息，至今已近1700年。

我们不知周边群山的具体名号，但远远望去，山峦叠嶂，其中最高者格外醒目，俨然群山之首。这是否也寓意着，此地不仅人才辈出，更有领军人物？

与徽州某些声名显赫的传统村落相比，龙川的建设本身并不算特别出众。若无知名人物加持，或许很容易与它擦肩而过。

沿着水街漫步，直到遇见古老的“奕世尚书坊”，村庄的历史厚重感瞬间扑面而来。这座牌坊，是为明代两位高官胡富与胡宗宪所建。据介绍，小小龙川，自宋代以来便走出过十余名进士。明代更是其辉煌期。其中最著名的，当属成化十四年（1478年）进士、官至太子少保、南京户部尚书的胡富，以及嘉靖十七年（1538年）进士、官至太子太保、

兵部尚书的胡宗宪。两人中进士的时间恰好相隔一个甲子，一位户部尚书，一位兵部尚书，故牌坊上刻有“大司徒”“大司马”字样，以彰显其身份。

胡富是位清官能吏，有“皖南包拯”之称。归来后查阅《明史》，在卷一百八十六（列传第七十四）中找到他的传记。文字虽简，内容却颇为正面。比如他任福建金事时，“福宁系囚二百余人，富一讯皆定，囹圄顿空”，处理案件干脆利落。书中还记载：“符南蛇围儋州，富与参议刘信往规。贼突至，杀信，富手斩剧贼一人，贼乃退。还益兵讨平之。”可见胡富文武双全，既能指挥作战，亦可亲自杀敌。而他任户部尚书时，“南都仓储仅支一年，富在部三载，有六年积。”这位前辈，大事小事皆能胜任，令人叹服。

相比之下，胡宗宪的名气或许更大。原因之一，是他与海瑞的交集。海瑞的著名事迹之一，便是在浙江淳安县任县令时，总督胡宗宪的公子到县里为非作歹，海瑞毫不客气将其拿下，还假意报告抓到一名冒充胡公子的恶徒。胡宗宪虽感郁闷，却未给海瑞穿小鞋。这一事件因曾入选中学课文，故知之者众。也因这篇课文，胡宗宪早先在我心中留下了家风不正的负面印象。

《明史》卷二百五（列传第九十三）用较长篇幅记载胡宗宪的事迹，评价他“多权术，喜功名”。不必否认，胡宗宪是善于见风使舵的“官场能人”，逢迎能力超群，似乎也算不上清官，最终结局亦有几分悲凉。但从他未利用职权为难海瑞来看，此人尚有底线。更何况，历史上的胡宗宪贡献不小，他是抗倭功臣，戚继光、俞大猷等抗倭名将皆为其部下。至于在那样的体制下该选择何种生存方式，实为一言难尽的复杂命题。

一个村庄能保存400多年前的牌坊，足以向游客展示其文化自信。要知道，普通物件，几十年后便可能无处寻觅。历史无法用金钱改写，文化无法用金钱铺垫。很多地方急于寻找古迹开发旅游，找不到便“无中生有”，后天仿制。但仿制品终究是仿制品，只需花钱便能解决的问题，价值有限，岂能与货真价实的历史相提并论？

走到小河对岸，规模宏大的胡氏宗祠是村里的另一标志性建筑。徽派建筑在南方影响深远，此处当属正宗。祠堂始建于宋代，后经多次修葺，现存建筑为清代光绪年间重修，用料考究，大气古朴。

宗祠文化是一种传统。国人重视寻根问祖，这是好事。知道自己从何而来，优秀传统文化才能代代相传。数典忘祖之人，终究不可靠。当然，建筑物终有寿命，若无传承保护意识，最终仍会归于尘土。如何才能传承得更久远？名人效应是重要因素。若都是平凡之人，离去后便易被后人遗忘——后人有自己的事要忙，时间一久，自然顾不上许多。

走到村庄尽头，水街之水汇入登源河，这是一条更为宽阔的河流。河面上，一座新桥耸立，如彩虹卧波。远处，层峦叠嶂；桥上，碧水静谥。夕阳渐斜，四周寂然。寻常游客早已止步，与村头入口处的热闹相比，此处可谓“灯火阑珊处”。

其实，无论何处，热闹都是暂时的，喧嚣与宁静交替本是常态。在山水间存在了一千多年的村庄，对此，想必早已淡然、坦然、释然。



甘子日报

GANZI RIBAO

康巴周末

康巴人文

2026年10月9日 星期五

责任编辑：南泽仁 校对：傲昂嘉措

版式编辑：边强

6

人类未来的理想家园
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
天人合一的生存家园
净化心灵的生命家园

五色海

【第1210期】